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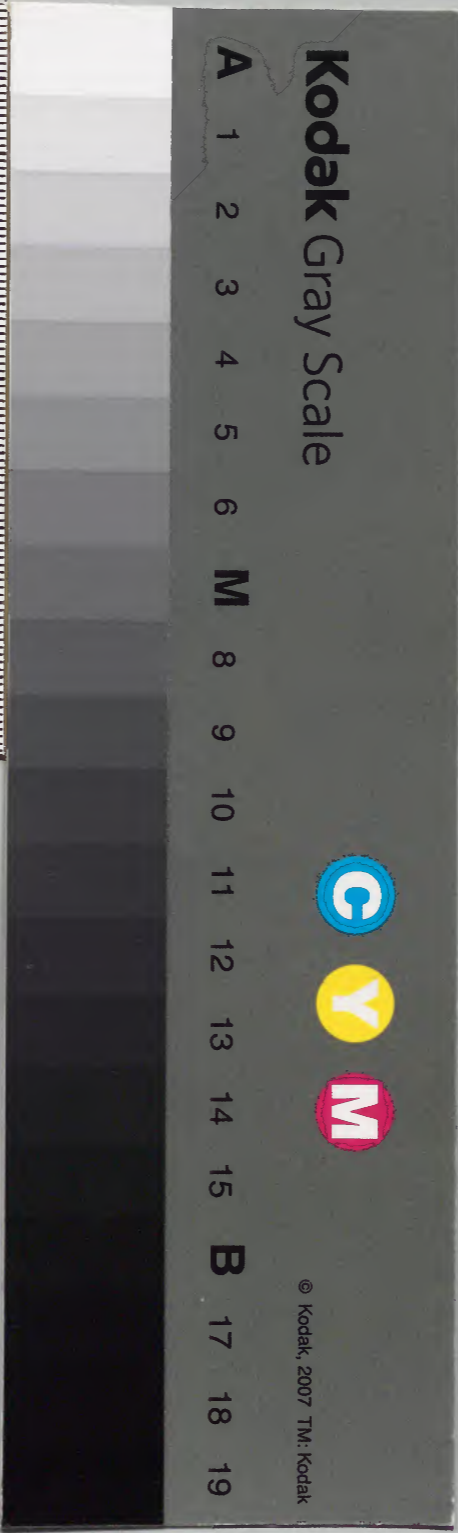
漢書

漢書門類	五二九二	函	一	架	三	冊	六
------	------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二九二	函	一	架	三	冊	六
------	----	------	---	---	---	---	---	---

備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92
冊數	6 (1)
函號	299 41





濂洛閩閩書序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為君為相孔

曾思孟周程張朱之為師為儒一也

一者何曰道也堯之授舜止於允執

其中者道惟一中也舜之授禹推之

曰惟危惟微惟精惟一者聖凡之相

去善惡之不途直判其幾以相示亦



道之不容有二也自是道行於上為
三代之盛治道行於下為鄒魯之真
傳猗歎盛哉然而孔孟沒微言絕自
秦以迄漢唐范、陸緒綿延如綫蓋
亦盈虛消息之理固然歟宋興而周
子崛起南服二程子偕道伊洛之間
張子為志力行閩中學者與洛人並

迨至朱子講學閩中集諸儒之成而
其傳益廣於是世之言學者未有不
溯統於濂洛閩閩而以為鄒魯之道
在是即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夫四
氏出而聖道日新六經四書闡發無
遺蘊有志者不學則已學則必由先
儒之說以求先聖之指歸宜無不得

當者大非若秦漢時之榛蕪蔽塞罔
所適後矣顧學者非不日誦先聖先
儒之書乃欲求一言一行之幾於道
而不可得抑獨何歎程子之言曰天
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
之虛無朱子又曰聖人教人非使人
綴緝語言造作文辭為科名爵祿之

計今之人不陷此弊者蓋鮮焉夫刑
名功利訓詁詞章之習固非學者所
宜務而執主靜良知之說者希心頓
悟終不能不折而入於禪先儒之垂
戒尤章也先儒書具在學者心驗
而身體之於周子可以會一理之通
而振俗學之卑陋於張子可以窮万

物之故而識體性所自未於程子朱
子可以得主教窮理下學上達之功
而不為詖淫邪道所淆惑故凡先聖
之蘊表章光大於先儒者至為明曉
而詳盡吾人生聖道日新之後得聞
聾瞶之耳目拓膠擾之心思其幸也
大矣乃或拘於習染養之無以全其

性克之不能尽其才而又遺棄事物
脫畧章句陽儒陰歎以亂其真徒為
先聖先儒之罪人豈不惜哉雖然道
未嘗一日不在人心也而其顯晦絕
續之幾所賴仔肩斯道者卓然挺拔
不圓時趨毋狹小以徼近名毋過高
以希速化堅自信而實用其功周程

張朱耳提面命如在几席夫然後得
鄒魯之所以傳心者上溯乎唐虞三
代道蓋無不一也已哉

皇上崇儒重道又命儒臣纂修各書以垂
教万世洵所謂治臻堯舜學並孔孟
者至鄉會命題尤重性理使四氏之
書直與孔曾思孟同不朽焉茲叨揆

九閩承流宣化實有未逮惟是先儒
遺書服膺已久爰出平日所詮解若
令書院諸生互相參酌仍付柳生璠
陳生紹濂彙訂雖妄意編輯之無當
亦以佐知道君子畧備踰之眾進而
教之也因書以為序

康熙四十八年十月望後儀封張伯

行敬書於三山之正誼堂



濂溪周子生於孔孟千五百年之後作圖說
通書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人之奧
性命之微淵然咸貫使前聖授受源流迄今
不墜何其盛也予不敏二十年來手編心維
弗輟寒暑嘗遠溯大學一書述經作傳究明
聖蘊尚矣周子明太極圖說因作易通四十
篇互相表裏將無同且大學自格致誠正脩
以至於齊治均平備內聖外王之道此書大
指自一理二氣五行推之誠幾慎動禮樂政

教未子謂其所論亦不出脩己治人之事蓋
道之在先聖先賢與先儒一脉相承同條共
貫也今以圖說一章為經而通書則錄其明
白尚易可法可誦者二十四章為傳徹大學
編次纂集諸說課為既解固知淺陋無當惟
是竭一得之愚務使開卷豁然讀者易曉早
若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學者果能玩索於
此而有得焉自可融會全書予敢輕為節刪
以取儲妄之咎也哉儀封張伯行書

周子

張伯行集解

周濂溪名惇字茂叔家世道州營道
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洞見道妙遇事
剴決為政精密嚴恕務盡其道而襟懷
灑落雅有高尚之趣尤愛佳山水遊廬山濯
纓其溪而樂之遂築書堂於其上號白
濂溪若太古極圖之說通書數十篇朱子註
解明備精當但大註意義似簡而小註
頭緒頗繁今合大直解融會其旨復系
以諸儒之說今易為直解庶會其旨復系
俾讀是書者易為直解庶會其旨復系
太極圖說此周子默契道體之本原既
人後事聖賢之學而聖賢之所為已
賢者不過窮理之性以至於命而已
後出曉進於性命之原未嘗不
然苟不知其梗概則趨向不正而惑於

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鬼神合其吉凶此一體一節言聖人能全大極之
善無惡而與天地同其功不能有用也夫衆人同稟
陰陽五行之秀以相生而不定有善無惡者不以
其欲動情勝利害相攻無以定之故其質清又極
立而與萬物無異也惟道聖人之教定之其明又
其秀中之秀者故以修道之教定之其明又極
也為無過不及之中其怨怒愛之仁是其非不
之正其弊決之也為一慊慊一慈愛之仁是其非
為斷制果決之義一慊慊一慈愛之仁是其非不
極之通而無所虧焉蓋申其靜莫不有以全之
日極乎物之變而一之天而常主乎靜然以自
剛定天下之變而一之天而常主乎靜然以自
子定乎人之變而一之天而常主乎靜然以自
極於天立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夫上覆而下載地
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夫上覆而下載地

德莫大於天也而聖人莫之覆物載物也而天
地合其德焉光輝也而聖人莫之覆物載物也而
聖人莫之覆物載物也而聖人莫之覆物載物也而
冬四時有其序也而聖人莫之覆物載物也而
時合其序焉福善也而聖人莫之覆物載物也而
聖人莫之覆物載物也而聖人莫之覆物載物也而
人太極之全體與天地合其德焉福善也而聖人
無不合也學者欲學聖人可而無此而用其者
力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一節而人用其
哉以戒慎恐懼之中正仁義之夫聖人行人
動一靜無非中也至於君子勉而中於仁義之
人極而未合也至於君子勉而中於仁義之
本而無一念之敢離乎人勉而中於仁義之
而主之者君子亦可以勉而中於仁義之
者察事之順而亦可以勉而中於仁義之
而肆欲妄待所為悉小中正仁義相背馳故

艱難險阻在在取因而凶夫修之悖之亦在
乎敬肆之間而巳君子為法而微而人所為至能
出乎此則入乎彼其幾甚而十人為我乎能
學者可不以君子為法而微而十人為我乎能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
此生之說所以終言之天所以人死之理與夫始之
極也大象曰道擊辭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剛柔成德地之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義以仁義成德地之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人道以自然之德身乃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道又與陽剛之德身乃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不義則亦不可謂之入天無地不謂之入地無天不謂之入
不義則亦不可謂之入天無地不謂之入地無天不謂之入

獸矣不異哉則由仁義則自則與天地禽獸並立而無
所不仁矣不異哉則由仁義則自則與天地禽獸並立而無
蓋性得其始也氣至滋息形生而得天地之理賦乎其
中而理亦隨以俱長也及其終也所以消也原其形
化而理亦隨以俱長也及其終也所以消也原其形
始而知無二以生自能反其終而所以消也原其形
明修終極二以生自能反其終而所以消也原其形
能修終極二以生自能反其終而所以消也原其形
安直與人造物以為徒此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
彼結言易道之極也言其理之備乎不外乎此
節也斯言易道之極也言其理之備乎不外乎此
也然莫不以天地間極也言其理之備乎不外乎此
化之強維在人心極也言其理之備乎不外乎此
亦無損故德括而深贊之心曰斯其至矣周加

子此國皆是為明易之祖周子為書時更千年
源頭極正見地極高建國昭著以直道體使
天謂之先聖之化傳聞未學之統大有功於世
道人心至終始必先用其力窮天理之根
又寡以物之無則太極之後全體大用之
前一啓庶不負先賢承極之後全體大用之
前啓庶不負先賢承極之後全體大用之

本四章高簡剛愎非後學所能加編
今其明向簡易十之四章非敢妄為
次纂集既解其便於學之大指不外元亨
節刑也取其便於學之大指不外元亨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利貞之道周子
利貞之道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利貞之道
首章特揭出誠字以示人之理曰天地位於
徹下無非實理之所為誠也
妄者聖人之所為誠也
毫無虧欠而此之外無餘事
始誠之源也靜其動也夫誠一乾元萬物資
無窮而物之靜其動也夫誠一乾元萬物資
後實理而出就以賦子取之為始也
言誠之用也乃就明元亨之行意乾道變化各正

言誠而不言聖人之本蓋必能認得誠字
真切則聖人之道非聖人之誠若天體
之愈本原宜致思焉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以天聖人非聖人
道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上合德者不過全
此真實無妄之理而已誠若聖人之過本
指實理而言也此理曰聖誠而已
美指人之全誠也此理曰聖誠而已
百行之源也此誠之所包至大仁義禮智信由
本固而枝自茂源深而流自長則五常毫
所虧而各行各靜無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極其至矣然至靜之時實理未形而不可
故曰無動而感通之際實理流行而不可
掩見

故曰有以誠之未發而謂之靜無其體本至
正而不偏以誠之未發而謂之靜無其體本至
光明而通達此誠之未發而謂之靜無其體本至
然則學聖人者可不以存誠為先乎
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常而先不誠乎
為亦如無有所謂不誠也如仁而雖有誠
非仁也孝而不非誠也如義而雖有誠
而邪其動不非誠也如禮而雖有誠
難阻甚矣此人心之惟誠則眾理自誠故
無事矣內故外本未實無勉而自中安不
自得此中生知也五待無不盡而此安不
復何所事哉又向至易而行難而聖人之
待於安排造作乎至易而行難而聖人之
此則不能至易而求誠之功矣
心之所有本至易而求誠之功矣

至難果而確無難焉若思誠者知其難而果
其不移以守其理則人偽不能故曰一日克已
奪之自可至于誠而無難焉此者一吾于孔子之
復禮天下歸仁焉若知此者一日孔子之由回
此克天理由此復天若即由之此歸效之至連
而至此大如學亦可以見果確之無難矣此求
誠之準而學也

右第二章 此篇言聖人全此實理而為
誠而學聖也學而功者此章要教人思
天惟在存誠而功者此中庸誠又在行之
以決而守之已以堅此道也
周子曰誠無為而人之心德而人者誠之所成者

有聖焉有賢焉有心所具之太極不可不辨也夫
所謂誠者為善之發也發而中則天理之微然夫
無所作為者即吾心之中也即大幾善惡也發而
命之性未發之謂之中也發而為善則動而為善
動之謂之微也發而為惡則動而為惡也發而為
善則動而為善也發而為惡則動而為惡也發而
分善後欲而動而為善也發而為惡則動而為
動幾微之謂之微也發而為善則動而為善也發
而為惡則動而為惡也發而為善則動而為善也
之體使之有善而無惡也德愛曰仁宜曰義
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之德者人所共得也
信之性者因用以別其能信者曰禮通曰智守
制得宜者曰義各有所謂信者曰禮通曰智守
者曰智敦篤是而守者曰信溫然曰慈愛通曰
是則有是而守者曰信溫然曰慈愛通曰
聖夫誠于天而性本全于己也惟氣稟清純

容順適而安焉是謂大而不化之復焉
聖別至誠知幾而德無不順者少也
之謂賢其次焉而復焉能後容中道必
篤行而執焉是謂才德過人也
則思誠研幾而自修其德者也
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若其大自人而
微妙而不可見中知充之淵而不可
窮是謂聖而不可測身非聖與神截然
至妙而不可測身非聖與神截然
皆因情以明性也
安也執也充周也
性情之間淺深之分如此周子之賢體是德而
要非知者
孰能言之者

右第三章

此篇欽人學若讀此要知聖夫
德之全也

神不易至而賢則可及蓋立誠之功惟
在審數而已遠則廢興存亡皆闕於此
公私邪正萌動之微用戒懼慎獨之
能致察于萌動之微用戒懼慎獨之
以求全乎一天理之奉然別仁義禮
之德備于第一心舉而措諸事業無
此是日用其力而不可忽也
所當實用其力而不可忽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夫所謂誠者固
有善惡之分焉然專心當聖人論之則
有善惡之分焉然專心當聖人論之則
思無為其理之蓋然未嘗無動也
思無為其理之蓋然未嘗無動也
昧所以立也一有之感遂無所不通也
昧所以立也一有之感遂無所不通也
靈之妙用而不測之神也誠之無
意方動而未形似有神而不可謂之
意方動而未形似有神而不可謂之

人以其情順天地
右第
五章
至此篇以無情亦此章之意也
至公是推論一層知天地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自畫也人之立志取法貴高聖人至矣猶必
奉若天道因時順理而希乎天賢者才德已
出乎眾猶未必教畏聖言遵循至教而希乎聖
若士則雖未見學期于聖亦必以其古人為法
兩希乎賢焉此見學期于聖亦必以其古人為法
又當取法乎先哲不可苟安而自畫也伊
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
不得其所若撻之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

三月不違仁
此以下皆言希賢之事夫希天
何所得位行道以不能致伊顏淵者大賢也
伊尹得位行道以不能致伊顏淵者大賢也
為深恥其志有如此新民之功深故能遷
大賢也顏淵窮居獨善克復之功深故能遷
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也
之要功舍藏之大賢也
皆大賢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之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伊尹之志純是大道為公嘗有已為求富
貴之念是志於道而志則於天下為利已
者誠能志伊尹之志則於天下為利已
擊一毫利祿之尹之志則於天下為利已
君澤民之業自是以榮身肥家希世取富
事兵顏子之學是全性而流何嘗有一
毫私欲之累是學顏子之心性而流何嘗
為士者誠能學顏子之心性而流何嘗

才而尊天自然自之樂凡終身所致力者無
非切實為已之功自不以淺嘗浮慕誇多
靡為事矣此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
賢之功如士者循此志而能化之實致其功
於令名至德業盛大而後容過於
伊尹施於伊尹明德及於聖子則為賢即或
新民及於伊尹明德及於聖子則為賢即或
為才力所限不能及此而賢而有為善之實
亦不至於令名遠夫聖固難數而用之淺深
為所不至近遠夫聖固難數而用之淺深
至於不失令名遠夫聖固難數而用之淺深
者若志卑而學陋則有愈趨愈下者然則
士苟有志為學奈何不以聖賢自期乎
右第六章 為此篇專為士希賢而人
之故必能成物而後為之稱也但於伊

尹則曰志在於穎子則曰學志是將來
許學是現在加功道存於已功業待
乎遇此志與學微有先後輕重之分耳
然伊尹樂堯舜之道而後義非道之必
嚴則其學即顏子之學而為邦所
益四代之禮樂則其志即伊尹之志
謂易地則成已成物出誠能志此志
學此學則成已成物出誠能志此志
賢之志事不可及哉抑嘗聞之志存
自之所志當自一介始學顧子之
賢之志事不可及哉抑嘗聞之志存
賢之志事不可及哉抑嘗聞之志存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
四時同其惟孔子乎誠自古聖人
之中其道之高也超別古今無所
學也包函萬善無所不載其教化
之無窮也

循道有序各因其材而天下後世讀其書明師
博學其惟孔子一教化乎所以謂賢於堯舜自相
同其未未似而有盛於此者所以謂賢於堯舜自相
民以相未未似而有盛於此者所以謂賢於堯舜自相
子則大極而天地屬陰陽四時屬五行孔子
之全體也

右第七章

此篇贊孔子所以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
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明之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
乎也故或問聖人可學而至乎曰可學聖有

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
即至其要也凡聞學聖之要曰此心純然至於是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飛至其要也凡聞學聖之要曰此心純然至於是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純然至其要也凡聞學聖之要曰此心純然至於是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曰一若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未萌靜也此心純然至於是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其念慮既不起動也然外物皆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故直人惟障蔽而於事則暗且塞外物皆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則人心無障蔽而於事則暗且塞外物皆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矣人惟障蔽而於事則暗且塞外物皆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心無障蔽而於事則暗且塞外物皆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人能明通公溥庶矣
自莫然欲學公溥庶矣
方莫然欲學公溥庶矣
不聞然欲學公溥庶矣
有實然欲學公溥庶矣
力行者也此章之旨最切真兩儀四象之玩而聖

間自不外乎此力處矣日用

右第八章

此篇言聖人可學而能而學

無欲此句上接精一惟在可學而能而學

近一人入聖之門莫要於此其錯而下一啓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之作聖睿人通也

曰思可見思之為功甚大也

聖之貴也夫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其亦用也若夫事幾之微方動於彼而吾心

之誠即動於此不待思慮自能同其微而
神與不通乃聖人之能事也
思決江河湔然莫禦不似常人之有所感便
窮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
也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此以下言
凡人之心不思則至顯之事尚不寐解必不
能睿而通微無不通是有所不通
必不能睿而通微無不通是有所不通
通微之睿通微之睿由於思之可以作聖於
斷也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如也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是也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勢而通乎微使不陷於凶
易曰君子見幾而

作不侯終日不侯終日言其見之易也此又
曰知幾其神乎神之可聖人稱此是慎用
哉其思

右第九章此篇言思為聖功之本以見
有九思孟子曰思則得之思之則鬼神服
學若不能如聖人之思則無思而無不通苟
能決趨避而用其思以行作聖之機尚不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然以行言道若事物
道本至正也人謝之動云用而和曰德
為得正則不可動也道之用而和曰德
正其始或不無於心也則諸用而和曰德
容是行通而有得於心也則諸用而和曰德
後雖動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此五者則其動也諸行而巳匪邪動辱
也甚焉害也殘惡之而恥辱正則不和
害必及其身故君子慎動凡君子必致慎於動
可不畏乎身故君子慎動凡君子必致慎於動
恙合於仁義禮智信之正道非其學可遠害
子辱特德備於身而用無不和其學可遠害
也自勸

右第十章此篇言動以正則和邪則不
抵人之身動靜兩端不容偏廢也
下知辱之一端不靜於生於動故周
子於聖人言主靜於君子言慎動
於動處隨事者察使有正而無邪則道

德實有諸身而聖
賢可學而至矣

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欲學聖
知其道之所在而致力焉聖人之道無他不及
過禮之愆慈愛之仁裁制適宜之義無過不及
得禮之中是非明確得智之正而力者也
此道之甚切於人而不可不用力者也
貴人能以尊爵也何貴如心而行之利之行
於事而無違是下廓之配天地之大之能廓而
之達道也何往不利之配天地之大之能廓而
其性之全體則在相配而無與天
地之元亨利貞以相配而生無與天
易簡豈為難知豈不簡也
難知豈為不守不行不廓耳
廓特人所不守不能至於

聖耳此自暴自棄之過非
吾之性道子聖人殊也
右第十一章
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學
者宜片其守之行自廓之功而
不可自暴自棄以自外於道也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
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下有至貴
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若見其大而忘其
小焉爾
至愛之間依未子添富可二字
子不求富貴而卑陋巷不改其樂者獨何
心哉蓋天地間原有天爵在我之至貴不物

備之至富是則兼善好德可愛也為仁由
已可求也異乎彼之富貴者則特人不能自見
之耳誠見其至富至貴之大則見其大則
之富貴皆其小者而何弗忘焉彼見其大則
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賤處
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惟
見其大則此心純乎天理不逐於人欲而常
泰然自安矣此心泰則充於我一如浮雲而
足矣無不足則富貴於我一如浮雲而快然無
之若素無其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
貴賤之見而榮枯曾無異視矣此所以富
改其樂也故顏子之賢亞於聖人而為孔子
所深許與之學若欲求此心此身皆與理
博文約禮之訓使此心此身皆與理
容涵泳於天性之中雖簞瓢陋巷不
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

右第十二章

心也凡人所以自外於道者以其慕富
貴而厭貧賤不知自外於道者以其慕富
在也周子教程子每令尋顏子所樂何
事此固未易以言去其私則樂矣故程
樂者有私意耳克去其私則樂矣故程
子云人能無私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
不忤天理樂可知而朱子靜語默之
既去天理流行日用動靜語默之
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
自不相干故不以位此而害其樂也
雖未易到顏子地位但體味周子此
之旨而泰之可以程朱之緒言庶幾
子所樂處亦可
以尋而得之矣

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

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
爾常人之心為外物所移但知有在富
服冕富不過藏蓄金玉得之則驕侈不
憂戲其所重在外也若夫君子則不然
於天性之道充積於躬為至貴以具
事之身安保其全為至富是故道高
廣賅胖不論鏡遇何如而常泰然無
中視軒冕如錙銖之輕視金玉如塵
蓋得其至重者於己則外物自不在
我無加焉耳夫於人則富貴於己
自棄之而徒慕乎外哉有富貴於
重而輕則與所處而不自足既醉
右第十三章此篇與孟子既醉以酒
爵自輕也周子同意蓋以天子爵為
足蓋見世人為物欲所搖動此心奔
馳而

於外管之富貴以道終其身而不知止故言
君子之富貴也志之士誠能反求而自得之
自必以道德為富貴而豈以富貴為富
哉也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
業孳々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々
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
休小人日憂此言名實也夫名生於實有
則有是名然實在我者知實勝則道積
人乃多務名而實不實抑知實勝則道積
子為己之心惟務忠信以進其德立誠以修

由為法而不可
長惡而遂非也

右第十五章
此篇引仲由以爲訓欲人

則蚤令必而諱過必至於過也夫喜聞過

有善不及此設為問答之詞也問如之何曰不

及則學焉則當言不能及人之善問曰有不善

又問見人有不善則告之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

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不言人有不善恐其

善也當指其事而告之以不勸之日庶幾其不知

此不善乎改則進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

而勸其二身以善者一不善者二則學其一

善而勸其有語曰斯人之不善非大惡也則

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

改為惡之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

能改言人心或不善非吾所親見而但聞人語

之曰斯人有是之不善亦非大惡也則告之

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改之為貴耳烏知其

不能改乎改則去惡從善而為君子矣若怙

終不改流為有之心之惡者必獲罪於天而

為天之所惡彼豈不畏天之惡而降之罰耶

烏知其不能改也此則勸之惡而欲不善之

人聞言而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自惜也

君子之於人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於已惡
無不勸故不輕棄人於惡而無所不用其愛
教焉蓋其視天下無一非善而不可與善之人如
此所以善者益勸於為善而不善者亦共歸
於也

右第十六章

此篇言人之善當學而不
徒為虛慕見不善則棄絕之君子不然
見善樂從見不善亦未嘗輕棄所以孟
子謂君子為善也大

或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
柔善惡中而已矣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以使之或又善乎曰師曰天下皆善惟何
以當之或又善乎曰師曰天下皆善惟何

道至大能使天下之人去惡從善以歸於中
也天余之性固無不善矣至於氣質之性雜
然不齊大概不出四種得陽氣多者有剛
性惡者固惡即善者亦非盡善皆非中也必
也去其剛惡柔而於剛善柔善執其中而
處焉是所貴乎不達曰剛善為直為斷
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
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或末
柔善惡中之義故折而直與私曲也為斷
者為義無依違也為健也為幹固能而堅
制也為此為嚴毅能正而健也為乾固能
也凡此皆剛也稟柔之性其善者為慈多和
為隘之多迫狹也稟柔之性其善者為慈多和

飾也况虛車乎言之有條理而或車者謂之
也庸用也古人立言若於一時傳於後世文
似不可少也然非務為華藻以美觀而文所
蓋所以載夫日用事物也故為文者必善其
以載猶車者所以載物也故為文者必善其
辭說猶為車者必飾其輪轆欲人之愛而
用之也夫飾其輪而人或不用猶為徒飾而
而無益也况不載物之虛車而飾之實為乎
知虛車之無用則知不載道之文亦無用其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
則愛之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
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猶車載物而輪
道何也蓋文辭者藝之見於外者也夫文以
實之蘊於中者也篤其道德之實而善其文

辭之藝則以筆之於書則為有德之言而書無
不美之藝則以筆之於書則為有德之言而書
有賢者得因其文辭而學以至於道德是因
文可以立教也孔子嘗曰言之無文行之不
速若愛而可傳則行用者已遠然不賢者雖
其此文載道而適於用者也遠然不賢者雖
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此猶
飾而人不用也夫載道之文亦惟賢者學而
後之耳不賢之人雖臨之文亦惟賢者學而
保俾學其文辭以求乎道德而後此文之載
至於督責以強之而終不從也此文之載道
而人弗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飾者藝
用者也弗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飾者藝
烏而已噫弊也久矣此猶不載物之虛車而
文若聖徒賢傳可愛而第欲人為用辭猶不足
責况乎不知務道德而第欲人為用辭猶不足

於其能則亦末藝焉而已此則文不載道而
徒羨其辭者也其又將奚用乎噫好華而辭
以實此弊之相沿久矣學者當思所以去其弊
以進於道德之歸而毋徒求工於文藝為也

右第十八章

實貴原本於用也德
尚乎厚華而無益於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全體大用

無所不備苟得聞之於父兄師保而入乎耳
即當默識而存乎心不可輕出之於口也

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

陋矣故蘊而蓄之於身則為純粹之德行體

之實業用之行也舉而行之於天下則為遠大之
事業用之學之實功也彼則為卑陋之卑業

甚矣是知學者當以進德修業
為急而不可必汲汲於立言也
右第十九章
行此子本篇同意欲人為未

而不可爾於文辭之陋也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

為學在己未嘗不資於人也蓋天地間爵位
外物不足為重而至尊者惟道至貴者惟德

而已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

身而已矣夫此道也德也塔獨於人若也人

然人自有欲易蔽於私故人而己至難得者
乎私去理全道德實有於身而己至難得者

本自尊貴而人尊貴也
實有道德而始尊貴也
求人至難得者有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
成義也陰陽以氣言行義以道言天以春夏
冬之陰成萬物而使之收斂充實生故聖人
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聖人在上法
法天之陽義所以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
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
神以成順序而在天四聖人仁義之德修而萬
民以育以正化而成而不勞萬物之順化之迹亦
若萬民之化化之所大者不見其順化之迹亦
莫知其順化之所大者不見其順化之迹亦
是之謂神天地聖人同一道也天下之衆
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夫由
於聖德之修如此可知一人之下萬民雖極衆
多而為治之本操于一人之心是
道固至也夫豈遠求哉以仁義存
義是術固至也夫豈遠求哉以仁義存
心此聖人之德也歟
天地合其德也歟

貴且尊此師友之義重而聚樂也蓋
承上章而申言之其丁寧之意切也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
成義也陰陽以氣言行義以道言天以春夏
冬之陰成萬物而使之收斂充實生故聖人
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聖人在上法
法天之陽義所以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
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
神以成順序而在天四聖人仁義之德修而萬
民以育以正化而成而不勞萬物之順化之迹亦
若萬民之化化之所大者不見其順化之迹亦
莫知其順化之所大者不見其順化之迹亦
是之謂神天地聖人同一道也天下之衆
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夫由
於聖德之修如此可知一人之下萬民雖極衆
多而為治之本操于一人之心是
道固至也夫豈遠求哉以仁義存
義是術固至也夫豈遠求哉以仁義存
心此聖人之德也歟
天地合其德也歟

右第二十二章

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
萬物聖人順天以仁義

周子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

與天為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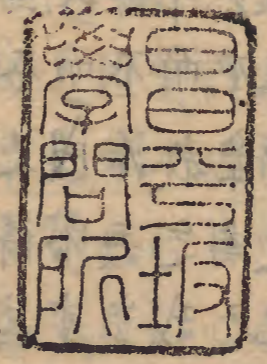
與天為一也

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不難之謂人心為人君之其而之心也
者下之欲人必民之衆而教之且不能
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惟人君純一其心而已蓋心者治之本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此純其心之實也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
靜者陰陽之智四者以言能視聽五行之
得仁義禮智四者以言能視聽五行之
陽動陰靜之時言思為心本無所雜誠能
聰五事協於五行而無違則物感不思而
人極立是之謂純其心而治則智之人可
純則賢才輔之治也君心既純則取人可
臣道合而後治之凡賢而輔之德者賢才
才而有能若咸樂為吾輔矣

下治既有其本又得其才者輔將見賢者在位
立功天下無不治矣豈才者在職足以修政而
待人心純則賢才樂為之用故以純心為急焉
夫則有以承流而宣化故以用賢為急二者
賢為治之不可忽者惟在乎加之意而
已上言賢才此專言賢則才則其中心
右第二十三章則得賢而天下治也

周子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心
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
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
祇格鳥獸馴之此章又言樂可以致和而作樂也者本

乎莫不聖人所行
 宣暢之惟忻悅之
 人相通而心上下
 焉若萬物生於天
 成而無不馴如神
 及而無不馴如神
 在太而無不馴如
 善政安能作樂以
 致此言於天也



文政丙戌

